

《外圍》展覽研究項目

蔡仞姿訪談文字節錄

2017年11月27日

蔡仞姿家中

訪問者：劉葯、陳建濃

八十年代的跨界藝術合作

蔡： 因為回想八十年代初，即八零至八三、四年那段時間，有很多不同界別的文化人好似我一樣留學後回來，譬如知名的有方育平電影導演、許鞍華電影導演，文學有梁秉鈞/也斯，還有舞蹈的曹誠淵，開始城市當代舞蹈團。除了曹誠淵還有幾個，不過已經退了下來，雷佩瑜、黎海寧那些；還有榮念曾，他七九或八零年回來；還有王守謙，他跟榮念曾很要好，一起建立進念·二十面體。這一群人都很重要，八十年代時，可能因為圈子小，不光是藝術，而是整個文化圈子…應否說它是小呢？比較現在的香港藝術界不是很多人，但彼此都相識，所以引發我後期做行為藝術 (performance)，是因為大家都相識。若談外面的氛圍，的確剛才提過的人每一個都會覺得自己要去建構一些東西出來，因為外面展覽場地甚為…簡直是零。我的意思是，我們認為理想的展覽場地幾乎是零。

蔡： 當時沒有藝術發展局，我亦知道自己想做的已非一些現代主義形式化的創作，而做一些跨界別或所謂「另類」(alternative)的創作，有些的確需要資金。當時想到一個辦法，我認識也斯，他跟那個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諸如此類…他說他們有錢，但是只是做一展覽沒有叫人支持的藉口，如果做表演則會有資助和預算。譬如我想做裝置之類的東西，不只需要金錢的資助，還要場地的支持。

藝術書寫

蔡： 其實我不懂得寫作，不是一個文字人，但是我好像八十年代初已經開始寫。開始寫作的時候，抱著一種心態，真的覺得太貧乏了。香港不是沒有藝術，有中元畫會等在工作。但正如我說過，在芝加哥藝術學院汲取了那麼多，回來後有很大對比，我很想將很多東西傳播開去，於是在很不懂得寫作的情況下寫作。當時我在幾個地方發表過文章，譬如《新晚報》。當時《新晚報》不錯，逢週末有幾版做得很好。我寫的都是左派資本的雜誌，因為左派在整個八十年代比較有意識地經營藝術文化推廣。我有為《新晚報》寫，亦有為《美術家》寫。當然台灣都有《雄獅美術》，不過在台灣我接觸不了。我寫作只不過因為我想傳播我知道的事，亦知道這些雜誌在中國都看到。你們有沒有聽過邱良、麥烽？真的有一個叫邱良、一個叫麥烽。而這兩個人是辦攝影雜誌的，而且做得不錯。那時我甚至在攝影雜誌投稿，因為希望將我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看到新的攝影媒介性處理方法說出來，亦幫助介紹香港的新攝影人物，例如陳贊雲，他現時在台灣。亦有一群做攝影的是八十年代初，比我稍遲回港的。

《外圍》展覽

蔡： 我覺得《外圍》開始的時候我都挺「外圍」。我記得核心成員是何慶基和韓偉康，好像還有黃仁達。開始是因為當時香港藝術文化氛圍剛剛起步，剛開始需要場地去做當代藝術，於是有些朋友租了舊屋作工作室。因為租了舊屋作工作室的關係，好像有麥顯揚還是甚麼人，總之幾個好像有王守謙，他做劇場，引發他們想不如在那裡做展覽，就這樣開始了。

蔡： 因為當時展覽是我們重要的行動。那是因為，如果我們研究香港歷史，會發現其實由七十至八十甚至九十年代，全香港正規的展覽場地就只有香港藝術館。整個八十至九十年代只有水墨、水墨、水墨。我們這些當時做新創作的人沒有任何位置。我們都需要展覽，而且希望做一個可以做到想做的東西的展覽，就爆發了《外圍》。

蔡： 《外圍》這個展覽在行動上很重要。你知道藝術家通常不是習慣有組織的人，但大家走在一起。你想想有麥顯揚、楊秀卓這些，全部都是不喜歡組織的人都會走在一起，可以看出大家有多麼想一起幹一點事情。感覺是好的，氛圍是好的，因為在一間很美的古老大屋，大家可以自由地找場地展覽，自由地說想做甚麼，亦可以交換意見等等。

蔡： 我記得開會的時候還有 Lianne Hackett (夏潔玲)、陸恭蕙，吳藹怡也有份。我不記得吳藹怡有沒有開會，但她經常與我們…不過她有參加進念的第一次演出。她們慢慢成為政界的重要人物，當時已經跟文化界聯繫。

蔡： 我當時印像深刻的是韓偉康的作品，打開雪櫃有一塊冰，寫著「as if」(猶如)。我認為是一件很好的作品。當然亦記得楊秀卓自己躺在一個籠中，很嚇人的。另外還有黃仁達的畫。

蔡： 當時我不是很滿意自己的作品，因為那差不多是我剛開始跳出繪畫做裝置創作。當然我之前已經做了一個裝置展覽，但是那是第一次在一個正規的展覽展出，加上當時亦有一些…對，其實對我來說一個新元素就是觸碰政治議題。之前的創作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但那一件開始觸碰政治議題。我的年代由很純現代主義的老師教導，都是要「為藝術而藝術」的，所以有些少不習慣作品中有訊息、政治表態，那是第一次。

蔡： 《外圍》本來是一個視覺藝術的展覽，但我知道榮念曾、進念那些都要來看我們做甚麼，差不多所有藝術、文化界的人都要走來看，鍾逸傑，即是政府都有人來看，所以那是挺矚目的一件事。

蔡： 我記得鍾逸傑——那個年代他好像是在民政司署，他的官位很高——他走到我的裝置前，那裡有一幅畫、一些鹽和一朵玫瑰。

蔡： 而且他有跟我談話，有問我東西。我最記得人們叫我快點跟他拍照，不過我沒有拍。沖突是心裡覺得我們在表達重要的想法，但你究竟聽不聽到？但以當時藝術界和文化界的反應，我們覺得自己做了點事情。